



车到新都桥,已过傍晚,墨色的云自中天漫漫铺过来,压瘦了西天的霞光。暗蓝的微光中,山川通透,草木立体,如梦境一般,让人希望发生一点什么。

夜里,我靠在床上翻闲书,有人开门进来,是一个高大健硕的中年男子,穿着成套的迷彩服,像执行任务的特种兵,头上却考究地裹着一片花丝巾。他放下那些长枪短炮的相机,抱歉地说,打搅您了,是导游安排的。一笑,满口洁白的牙。他说自己叫王桑,是一个人从上海来的,前几天钻了四姑娘山,又去色目看了佛学院和天葬,临时插进这个团去稻城亚丁的。我说我是带老婆孩子一道,从安徽铜陵来,游了成都、二郎山、康定城,也是去稻城亚丁。他说,很巧,遇到老乡了,自己是芜湖人,太太就是铜陵人,可能以后见面会很多。我们就彼此加了微信。

我翻他的微信,有好多张贴图是他在西藏旅行拍摄的画面,和他聊了一会儿之后,便自顾睡觉了。

新都桥海拔约3000多米,一般人来这里,都会犯头晕,呼吸困难,浑身不舒服。夜里,我觉得身体有点反常,睡不着,就悄悄开了床灯看

回到原路

程保平

书。突然,我听到他大声说话,字正腔圆,像话剧演员说台词。我断续听了几段,其中有一段说,你凶猛,有力,飞得高,飞得舒展,飞得尽情,但终究是要回到大地上的。最后那几句说得低沉,像叹息。

第二天,继续朝稻城亚丁走。透蓝的天空,雪白的团云,苍茫茫的戈壁高原,都是极为空旷而远古的。车行其中,像一片树叶孤独地漂在汹涌的大海上。又因在山地行走,上上下下,一时春暖花开,一时雪花飘飘,一天里便走过了一年。

我们这是散团,团员来自五湖四海,其中一对恋人来自台北,在大陆做交换生。他们上车后,就窝在一起睡觉,醒来就呼呼地吸氧,已是很重的高原反应。王桑在后排,悄悄递过自己的氧气瓶说,我用不上,你们有用。还是一口白牙,谦和的笑。到了景点,他就一个人下车,匆匆走得很远,一边走一边拍,但到了点儿,又见他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。

后来的几天里,我们仍住一个

标间。当晚,他摘了头上的丝巾,露出一颗亮亮的脑袋,落寞地说,一夜之间突然落发,一根不剩,连眉毛都没了,怎么治也治不好,只好拿丝巾裹着。这一次来四川,就是因为这个心烦,想换换心思。我说,男人嘛,过40了,光头也是有型的。他说,跟职业还是矛盾。原来他是调酒师,跟演员差不多,衣着、形体、言语,都有讲究。我问,是压力大吗?他答,做这行当也有十多年了,在圈内也有些名气,收入嘛也很好,很稳定,应该没有压力的。我想到头晚的梦话,就说,压力一旦成了习惯,往往不易觉察。他说,或许吧,我这一生都是在路上。

我问,你做过演员吗?他答,你猜准了,当兵就是个文艺兵,退伍后,做过歌手,弄过乐队,后来转行做调酒师了。我问,调酒难吗?他说,说难也不难,调酒就是把烈酒、果酒、饮料,按一定比例掺兑,口感啊香味啊有些讲究。难的还是环境和氛围,营造那种感觉要有点真本事。他约我有时间去上海,到他那里体会体会。

王桑沿途一直不停地拍,风景,人物,民俗,广告,什么都来。我们到成都后,他又去了金沙博物馆,拍了那个出名的凤凰图腾,就是凤凰卫视的台标。我看了他的微信,从三星堆赶过去,他又去了都江堰。

我现在还看王桑的微信,多是他拍的图片,以香车美女、灯红酒绿居多,很专业,有艺术感觉。有时也问一问,头发长起来了?答,没有呢,还在裹头巾。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路上。是人,都不得不如此,无奈何。

程保平,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,安徽省作协理事



作者(左)与王桑合影



特地睡了一个大长觉后,先生元气满满,往车厢塞满大袋小袋的节日食物,我们终于出发了。就要去外婆家了,孩子异常兴奋,手脚并用,小嘴更是“呱呱呱”个不停——

“外公养的猪肯定长大了吧?小鸡会不会又被老鹰叼去了?对了,大白鹅可以啄老鹰的。”

“奴奴(狗名)肯定想我了,我给它准备了好多骨头。”

“我要穿着公主裙,荡一会儿秋千。”

……

我嘴上不停地回应着孩子,心里却在悄悄打着如意算盘:母亲会很乐意帮我带孩子,我可以跟着父亲上山,去摘一捧地蕨,打些苦菜,最好能在山上住两个晚上……嗯,我很想静静。

“会不会开车啊?!”先生猛地一脚刹车。原来,前面一辆车突然变道,灯都没打。历来谨守交通规则的先生,遇上这种事,总是气得喉咙冒烟。可能因为周末出行人比较多,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先生开始频繁叫嚷,坐在后排的我明显感觉到先生有些烦躁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——多米诺效应来了,先生的“路怒症”蓄势待发!

搁在一般的短程中,先生的路怒症也算不了什么事,可要搁在四个多小时的长途,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接下来,我能想见会有不守规

山路弯弯

毕瑾

矩的人惹怒先生,而先生的怒火绝不会因为一两句怒气话而消失,相反,会越积越厚,随时爆发。最让人紧张的是,先生的路怒症会升级——从单纯抱怨那些车辆和行人不守规矩,转而扩大为嫌弃我的娘家路太远、太差,还不如去趟西藏,对我的称呼也直接由亲昵的“老婆”变成简单粗暴的第二人称“你”!

以往,只要他的路怒症开启,我通常会很识相地连哄带嗔,感谢他把我从遥远的天边带到了都市人民的视线中来,感谢他百忙中抽空陪我回娘家探亲,感谢他还惦记着山里的二老……通常,这样“恭维”的排比句不用超过三句,他就咧开了嘴笑。只要他笑了,怒气也就消失了,我的不安和不适心情自然也会好起来了。这一次,我决定换个法子,转移他的注意力。

“陌陌你知道吗,妈妈自从嫁给了爸爸,就再也不用起早摸黑地等车了呢。”我侧过脸,假装对着孩子说,“妈妈以前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,走的就是这条路哦。”

那时候,山里并不是每天都有车,只在开学和放假的前后几天,才会一天一趟班车,早出夜回。去县城时,凌晨两三点就得

起床,拖着行李在村口等车,在周遭一片黑灯瞎火中摸上车。上车后,若能找到空位自然是万幸。我家离发车地有些远,通常等来车子时,车里已座无虚席,就连过道里临时加的长板凳上也挤挤挨挨。昏黄朦胧的车灯亮起,歪在座位上的赶车人个个闭着眼打鼾,任凭乱七八糟的行李在脚下、怀里,挤占得伸不开手脚。

先生没有说话,显然他并不知道这些事。他从来不过问我的过去,而我总觉得,了解更多才能更加懂得彼此。我觉得,这是个机会。

漆黑中的我,尽可能缩着手脚,将全身的劲集聚于挤在坐凳尾巴上的半只屁股,以稳住身体重心。实在困,但又不敢睡,害怕车子一个转弯或者刹车,把我径直给甩了出去,何况,破旧面包车还时不时发出沉重而刺耳的轰鸣声,总能将刚要踏入梦乡的魂,一脚从门槛踹了回来。没办法,只能任凭眼皮无节奏地上下翻飞。好不容易等车休顿了,眼睛皮一撑开,猛地发现,车子还在原地打转——司机又回头多拉了一个人!

“老婆,你们坐车真可怜!”先生从后视镜中望着我,摇头咂嘴。

我也微微一笑,此法果然奏效,先生不仅安静了许多,还听进

了我的故事。我继续转移注意力。

可能因为山路转弯太多太急,那些年,和我一样晕车的人比比皆是,经常一人起反应了,一车子人的胃都开始翻墙倒海,齐刷刷地往嘴上兜起一个塑料袋,就像牛被套上了笼嘴似的。司机将车子停靠一边,让大家全部下车就地解决。大家一个接一个捂着嘴,在山路旁的沙土边一字儿排开,等待着不明物从胃里歇斯底里地翻腾而出……

“老婆你恶不恶心,不晕车了是吧?”先生终于忍不住了,我则哈哈大笑起来。一旁的陌陌也不明就里地,跟着我一起前仰后合。

窗外,花亭湖碧波万顷,恍如一面明镜,悬在脚下,车子进山了。

毕瑾,本报副刊编辑



作者带女儿回娘家途中留影